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29nB225

鄂州龍光達夫禪師雞肋集

清 蘊上說

道汜・道沖等錄（依駒本印）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小參
  - 機緣
  - 垂問
  - 頌古
  - 代語
  - 雜偈
    - 丁未禮虎丘隆祖塔有感
    - 送禦木還蜀
    - 梵僧乞緣引
    - 示眾
    - 示聖聰
    - 示聖泰
    - 示聖章
    - 示聖模
    - 示聖言
    - 示聖力
    - 示聖聲
    - 示聖慈
    - 示子踐
    - 示紹鐙
    - 示務本
    - 弔智脩尼
    - 示江佛道
    - 示龔安然
    - 慧日居士
    - 次韻祝參同和尚四十
    - 觀音山八景
      - 藻鑑池
      - 龍鼻泉
      - 虎伏巖
      - 將軍石
      - 眾香園

    - 煙雨臺
    - 翡翠谿
    - 回峰塔
- 真峰八景
    - 巉巖隱豹
    - 三疊龍湫
    - 櫓唱雲阿
    - 山禽啼曉
    - 古柏參天
    - 紫雲斂瑞
    - 缽盂慧水
    - 淨土梵音
- 示黃季拙居士
- 戊午蒲月設茶具於道旁…
- 書劉大全居士卷後
- 弔吳昆璧
- 妙峰菴示劉德章
- 子雲以賦得重陽九日菊花開見示即韻別之
- 書曇花西公六相義頌後
- 次蹋莎行韻示念生
- 示生生
- 示衛生學琴
- 示憫生
- 示濟生
- 示曉生
- 示被生
- 鋤月取字
- 題扇頭畫
- 挽雙柏主人
- 荅子雲宗人雪中見示
- 荅萬兩蒼求菩薩相
- 宿龍池示僧
- 童子求偈
- 示虛白
- 春日示眾
- 續古
- 惜別篇留贈雪目開士
- 頻伽臨

- 贊
  - 明仁孝皇后夢感佛說第一希有大功德經
  - 育王寺禮釋迦文佛設利
  - 文殊菩薩出山像
  - 觀音大士
  - 四尊者
  - 泛海觀音
  - 十八應真大士
  - 天童開山義興禪師
  - 應菴華祖塔
  - 密菴傑祖
  - 密雲悟祖塔
  - 報恩浮老和尚
  - 涌泉老人
  - 參同寬夫和尚受生
  - 兜率不磷堅禪師
  - 賀卿雲三教合軸
  - 蕅灣張長人居士
  - 智弘大德
  - 羨雲居士
  - 澹石上人
  - 朗融上人
  - 自贊
- 雜著
  - 參同居志
  - 潭州準提菴故大師昱公行業記
  - 開聖老人傳論
  - 古雍觀音山大慈禪院故和尚本源明公行狀
  - 先大人文貞先生行狀
  - 書不聞道人卷首
  - 書明教和尚仁孝章語示哲禪
  - 書劉千里居士入道因緣後
  - 書徐侶蒼冊首
  - 尊者贊跋
  - 壽說示嵩山副寺
  - 字說
  - 涌泉老人哀詞
- 卷目次

    - 1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鄂州龍光達夫禪師雞肋集

侍者道氾、道沖等錄

據室：「妙喜室中，竹篦已落窠臼；道吾堂前，水劍早涉塗程。直饒坐斷千差，不通凡聖，也未免是擊鼓宣令。龍光者裏要且不然，飯罷濃煎茶喫了，池邊坐石數游魚。」

小參：「說心說性，塗堊虛空；舉古舉今，葛藤滿地。雲門椎殺世尊，華亭覆卻舟子，自陷陷人。雪峰輥出繡毬，明州放下布袋，賺人人賺。接來拋卻，和聲便打，相習成風。豎拂敲椎，揚眉瞬目，時流公榦。大眾！畢竟如何始能相應？」良久云：「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值雪小參：「瓊鋪宇宙，玉砌乾坤，處處呈普賢境界，頭頭露舍那全身，情與無情一寒徹骨，他方此界水凍冰生。正恁麼時，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遂以杖作垂釣勢，云：「眾中莫有不顧危亡底麼？」眾無對，乃云：「過也，過也。」便下座。

小參：「『有句無句』，葛藤蔓延，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如藤倚樹』，扶籬靠壁，有甚了期？爭柰亭亭玉立者少？『樹倒藤枯』，一去不再來，千古空相憶。美則美矣！要且不是女放身命處。『句歸何處』，筠袁虔吉，頭上插筆。四千里賣布單猶是小，且若非獨眼龍望空啟告，溈山笑口至今猶合不得。還知龍光落處麼？」左右顧視，云：「到即不點。」

小參：「時人謂我忒鬭鬱，我笑時人不自慚，舉足趑趄言囁嚅，爭似佯狂一味憨？長老自益州發足，欲致海岳於杖底，不期一陣黑風吹入愛網，因思古人法幢隨處建立，是以卓杖於父母之國。柰何邪見之流妄生議論，縱有佛祖陳規亦莫足憑，所謂匹夫不可奪志也。於今更相迴別，風冒葛衣，將佛法世法拈放一邊；與兩友三朋尋芳拈韻，頭出頭沒於十字街頭，絕跡絕蹤於千峰頂上。恁麼行徑，且道還有祖師意也無？」凝眸顧眾，云：「中人未分於存亡，下士撫掌而弗顧。」

扶先大人朱文貞先生柩歸祖塋。堂祭畢，乃云：「四十四年言不及，遺留今日待兒孫，塗中受用如何委？旌旐搖搖舞石門。」麾指柩云：「此是黃面老人槨示雙趺底消息，今日先大人為女諸人指出了也。還領略得麼？」遂扶柩上道。

小參：「松直棘曲，鶴白烏玄，道是指物傳心，何異認賊為子？弗謂指物傳心，未免棄明投暗，直饒不涉二塗，總是滯殼迷封，更擬

色見聲求，轉見落七落八。且道如何即得？山蟬帶響穿疏戶，野蔓連青入破窗。」
羯磨，舉：「《楞嚴經》云：『若有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悉皆消隕。』今日諸大德興大乘心來者保社，滌琉璃缾、盛師子乳，可謂發真歸元矣！祇如十方虛空作麼生消隕？」眾無對，乃云：「碎也，碎也。」復云：「喚甚麼作虛空？」
教杖。舉：「稠禪師云：『本自不求名』，掩耳偷鈴，望空啟告，下載清風付與誰？『剛被名求我』，驢事未了馬事又來，何時勦絕？早落時人第二機。『巖前解二虎』，吽！曾向幾人言？草裏漢還要棒喫麼？『障卻第三果』，不打自招，露尾藏頭何似生？雖是震靈丸握女掌中，爭奈塗毒鼓置女頂上？設有箇不顧危亡底向稠禪師頂上一擊，稠禪師與諸仁者不必言，龍光長老鄴？」乃振錫一下，云：「蘇嚕蘇嚕！」
小參：「至道無難，惟嫌柬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古人恁麼，正所謂鎔盆缾釵釧為一金，攪醍醐酥酪成一味，傾向南閻浮洲，貍奴白羖喫得飽齁齁地，不管東南西北，長連床上放憨大睡不為分外。且問你：還覺寒毛卓豎麼？」
小參：「毗盧閣上烏鵲演不二之門，昆海波中鳧[般/鳥]唱一乘之旨。動也濤掀浪涌，靜也萬彙闃然，一一直指真常，各各心空及第。故我見前眾友，六時動止中規；行腳高流，晨夕參辭有度。豈容擦沙土以眯目，坌塵埃而汙體者哉？爭柰先聖有則公案欲共商量，是以不避訶斥特相借問。」驀顧左右云：「當斷不斷，反招其亂即且止，風穴便下座意作麼生？」遂展兩手云：「嗄！」
小參：「庭前柏子覿體全彰，壁上真儀分明呈似，乃至林間松韻，澗底魚行，閒雲來去，好鳥和鳴，一一為諸人發明向上，因甚不肯直下相承？還會麼？有時自發鐘磬響，落日更見漁樵人。」
小參，舉丹霞燒木佛竟，乃云：「丹霞和尚向熱燄中頭出頭沒，不負天然之號，爭柰院主皮下無血？若是龍光門下，待渠云：『吾燒取舍利。』便推渠入火中，庶幾救他木佛，免致累及須眉。且道丹霞還甘麼？」
小參：「佛道玄邈，貴在研窮。倘有盜西池果之能，不必買鑽核之李；有閱市肆書之慧，不必投束脩之羊。苟或未能，且從四海覓知己，謾視天涯若比鄰。」
小參，舉：「雪峰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遲，山擎缽下法堂。峰曬飯巾次，見山乃云：『鐘未鳴，鼓未響，托缽那裏去？』著問教他口啞去，堂奧中虎豹。山便歸方丈，赤眼撞著火柴頭，一場懨懶。峰舉似巖頭，刺腦入膠盆。頭曰：『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在。』矢上加鐵，情知你此機。山聞，令侍者喚頭去，問：『女不肯老僧

那？』句賊家。頭密啟其意，赤土畫簸箕。山乃休，又恁麼去也，隨邪逐惡有甚麼限？明日陞堂，果與尋常不同。著賊了也，賺殺一船人。頭至僧堂前，拊掌大笑曰：『且喜山頭老漢會末後句了。』滿口含霜。『他後天下人不柰伊何？』是甚麼心行？『雖然，也只得三年活。』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復拈云：「德山拈一條棒，斷衲子命根；雪峰鼓兩片皮，為一時宗匠。不期被嶰公一橈打入水中，至今出頭不得。」遂召大眾云：「莫有救得二老者麼？」僧擬對，師云：「非公境界。」曳拄杖便起。

佛誕小參：「未離兜率，已降皇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竟。那堪指天指地，七步周行，天王捧足，子夜踰城，雪山麻麥，刺眼明星。談空談有，說性說心，拈花露旨，衣缽繩繩。總是龜毛栽眼裏，平地掘深坑。」

小參，舉：「僧問智門：『蓮華未出水時如何？』門云：『蓮華。』『出水後如何？』門云：『荷葉。』者老漢自攜鉼去酤村酒，卻著衫來作主人。就路歸家，還他智門老子，若是出格超群未在。設有問龍光：『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向道：『依稀越國。』『出水後如何？』向道：『彷彿揚州。』且道還有優劣也無？」良久云：「幽州猶自可，最苦是江南。」

過大凹哨，甘露菴主僧默契，請小參：「『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若離世間覺，龜毛求兔角。』所以犀牛灘畔雪映川霞，關索嶺前層巒聳翠，盡是為諸人發上上機、演第一義，因甚漆桶不快，卻來者裏覓角邊覓？長老欲待不言，孤女諸人來意；待言時，畢竟言箇甚麼？古人云：『重言不當吃。』」遂高聲云：「『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若離世間覺，龜毛求兔角。』還會麼？花間聞鳥語，隔水聽樵歌。」

小參：「『有句無句』，穿卻鼻孔；『如藤倚樹』，換卻眼睛；『樹倒藤枯』，截卻女舌；『句歸何處』，啞卻女口。恁麼也是困魚止瀝，頓鳥栖蘆。」

過雲巖寺，小參：「雲巖古寺白雲封，異草靈花環幾重？試看山門騎佛殿，百千釋梵盡相從。」

小參，舉盤山和尚云云。乃云：「普化老子不用繪彩，將盤山邈得毫釐不差。若是今時，未免澹莊濃抹致令眉目乖違。要見普化邈底真麼？」以杖畫一畫云：「南山粲，白石爛，中有鯉魚長尺半。」

住夾山興龍禪院。

三門。「從上諸聖莫不由此而入，見前緇素亦莫不由此而入，爭奈同塗各轍？新長老到此，不妨為眾竭力。」以杖畫一畫，云：「切忌蹋著。」

佛殿。「東山水上行，西河火裏坐。麻三斤、殿裏底，各自稱尊貴，圖天下太平，一並抹卻。只須燒香一炷，大展三禮，也免得諸方檢責。」
據室。「入如來室，坐無畏床，全提正令，殺活齊彰。波旬遁跡，祖道重光，內外一致，百氏同堂。吾不知，誰之子？過頭拄杖倚桄榔。神光璀璨，舞袖郎當，閒餘惟隱几，適意步長廊。者事且置。只如高揖釋迦、不拜彌勒底到來，又且如何管待？」驀豎拄杖云：「白棒連腮劈脊摟，頓教能所兩俱忘。」
結灶小參：「上一下二，中三後四，塼瓦泥土，豐饒匠作，諸人次第也不管你。甲不開倉，子不問卜，自然底法喜禪悅，具足百味。文殊來，寒山拾得齊來，且抵候著；諸橫去，焦頭爛額隨去，何敢違背？金牛飯桶雪峰盆，看來是甚閒家具？」
小參，問：「如何是夾山境？」師云：「曉日嵐煙光映室，蒼松烏柏影搖窗。」「如何是境中人？」師云：「芒鞋蹋綻靈泉路，破衲披殘梁子風。」乃云：「芒鞋蹋綻靈泉路，破衲披殘梁子風，此境此時誰道得？好將消息報興龍。」
茶話。「趙州一味，失錢招罪，盧仝七碗、徐六擔版。者裏迥然不同，客來便與擎鍾，切忌打翻茶銚，落得一場大笑。雖然，是你還見捧壚神麼？」喝一喝云：「莫眼花。」
佛成道日小參：「朔風凜冽，審水冱凝，杲日當空，霜融凍解。於斯薦得，許你親見釋迦老人；脫或未然，切莫虛度有限日子。」
小參：「今朝臘月念四，儘力不能一字，推出秦鏡當軒，千聖了無措置。無措置，合如是，放開一線，聊與通氣。大眾！且莫問破沙盆，正法眼、柏樹子、西來意。普請一念回光，卻妄、除紛、泯智，各於自己面門識取真人無位。」驀豎拄杖云：「還識無位真人麼？」拋下拄杖云：「直下來也。」
小參，舉：「趙州一日與文遠侍者論義，鬥劣不關勝，勝者輸胡餅。遠云：『請和尚立義。』州云：『我是一頭驢。』遠云：『某是驢胃。』州云：『我是驢糞。』遠云：『我是糞中蟲。』州云：『女在彼中作甚麼？』遠云：『某在彼中過夏。』州云：『把將胡餅來。』」師云：「文遠只因彼中過夏，以致落節。今時若是興龍長老，侍渠云：『女在彼中作甚麼？』便云：『某甲合得胡餅。』也只教者老漢目瞪口呿。」
普請摘茶。「梆聲剝剝罷朝參，槲笠竹籃累女擔，放去收來須努力，莫教錯過五十三。」
小參，卓杖一下云：「大眾！於此見得透徹，便知三世諸佛說法如響，一切有為悉皆如幻；其或未然，省得一時貪瞋，減卻無限熱

惱；習得一回止觀，則得如許清涼。莫只取快過日，閻羅大王不似山僧。珍重！」
佛誕日小參：「興龍菴裏不似諸方持將一勺惡水驀頭澆灌，只是尋常居止，早晨起來洗了面、著了衣，大展坐具拜了三拜，不惟壓倒諸方，即校之老雲門猶加惡辣。且道利害在甚麼處？具眼衲僧試檢點看。」
普請：「橫肩竹擔，緊峭草鞋，各箇努力向前，切忌中塗退蹜。如斯行去敢保直截到家，放下通身慶快。若只挨前拶後左右顧瞻，日暮塗窮百千狼狽。長老一期方便，指出利害兩端，諸人直下承當，勿致臨時疑悔。雖然負去擔來，畢竟承誰恩力？」良久，眾無對，師曳拄杖便行。
除夕小參：「爆竹響東皋，家家人語豪，衲僧欣有賴，煮茗樂唐堯。露地不須宰，夜錢奚用燒？何為分歲也？」以手斫額云：「描者事且置，只如年盡、月盡、日盡、時盡、山僧伎倆盡，未審諸人業識還盡麼？忽有箇靈利漢子走出眾來道：『和尚！某甲者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終歲嗒焉，更喚甚麼作業識？』山僧緩緩向道：『恁麼那，許你喫得興龍痛棒！』」
山門落成小參：「斬新門徑，烜赫家風。其啟也，百億須彌盧、香水海、大地眾生，推入裏許綽綽有餘；其閉也，阿僧祇諸佛、菩薩、神通羅漢，默過一邊茫茫無措。燈籠佛殿目瞪口呿，道吾趙州吞聲削跡。不啟不閉，一庭藹如，佛日重光，萬象怡然，祖風浩蕩。主山前、案山後，賴遇其人；橫成嶺、側成峰，一任施設。從教英才入彀，麟鳳來儀，只須當頭一拶斷卻命根，終不和水合泥缽盂安柄。雖然如是，還曾望見興龍門限麼？若也望見，正好痛與三十；若也不見，亦好痛與三十。莫道分明為賞罰，要假兒孫腳下行。」
小參，舉：「雪竇上堂云：『語漸也返常合道』，且任諸人點頭；『論頓也不留朕跡』，衲僧又奚為啟口？」以拄杖畫一畫云：「上無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蔡州千箇萬箇，打破只在須臾。」乃云：「大小雪竇，肉有千斤，智無銖兩。正眼看來，也是泥裏洗土塊。」
元旦小參：「昨宵守歲未眠，神思稍倦；時來人事暫暇，隱几而臥。夢與諸人出方，恰纔跨出三門，只見吉神羅列，博帶峨冠，各持如意、諸珍、香花、服食拋向女等，隨意取足，復作軟語云：『住山不易，我等朝夕相隨，諸有所需，吾當供給，不令乏少。』諸人聞已心歡志滿，自謂感應道交，山僧祇若不聞。俄而諸方惡曜雲集而至，藍面赤須兵執不一，怒目睜睛厲聲唾罵：『女等虛消信食久切我心，況復終日是非平生人我，貪微利不顧深坑、動瞋心無

分尊貴，忽彼忽此，說福說祥，若非受囑靈山，決不輕輕放過。速為悛革猶許解釋，倘仍膠固烏容禳禱？』諸人聞已，肉舞神飛，首搖心悸，山僧亦若不聞。驀值惡曜隊中走出一人，挺身向余曰：『長老胡若不聞乎？』山僧笑而謂曰：『嘻！非女能測也。』『請略言之。』『吾學金僊之徒，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雖受形骸於寖假，不以好惡傷其心，即佛祖未敢移易纖毫，豈若輩所能煽惑哉？』眾神滿面慚惶默然隱去。山僧所見是實，是女諸人還曾觀聽麼？」良久，眾無對。師云：「癡人前不合說夢。」

立春小參：「開歲已五日，今始賀新春，新舊有同異，何以契吾真？請君著意判，勿為時序淪。若言離新舊，其如春事臻；若言即新舊，殘冬業已竣。去此二塗外，敢保未出塵？道得十分稱，也被老胡瞋。若還默不語，有孤今日因。禪客聞斯舉，眼[奴/目]舌頭伸。平昔學得底，今朝膠口脣，如斯拙技倆，安能與道親？各各自散去，莫與我為倫。野干只合東西跳，何如師子解嚬呻？」

辭院：「荊棘叢林，荊棘圍繞，山僧措足猶難，何以救其顛倒？世尊七能三不能，《法華》云：『離癡眷屬。』某何如人而能直行翦討？不若策杖而行，何處更有煩惱？無煩惱，日杲杲，虎頭帶角出荒草。咄！」

姑蘇省三際老人歸，小參：「解卻草鞋，自有祖師洗腳；高揮麈尾，從教千聖揚眉。直如大地，春風絕勝，長空杲日，一庭和靄，四眾咸安，不必者也之乎，自然剿除凡聖。且道因甚麼有恁般丰采？自從舞得三臺後，拍拍如今總是歌。」

小參，舉：「僧問法華彌壑和尚云：『舊歲昨宵盡，新歲今日來。如何是新歲一句？』」師云：「龜毛栽眼裏。華云：『相逢頻拜揖。』」師云：「撞斷眉毛。進云：『新舊相交時如何？』」師云：「笑中打箇筋斗。華云：『大家在者裏。』」師云：「口含霜，氣交噎。僧以手打圓相云：『祇如者箇還涉新舊也無？』」師云：「畫蛇添足。華云：『擲向一邊。』」師云：「今日不著便。僧擬議。」師云：「弄泥團漢。華便打。」師云：「也是勞而無功。」驀召大眾云：「還知龍光為人處麼？」眾無語，師云：「也是勞而無功。」便下座。

參同和尚命園中小參，乃云：「參同和尚得種花三昧，故於無陰陽地上播植諸種，以金罌盛甘露而灑之，握臨濟鉏以栽之，遂至攢簇爛熳、羅列如雲。牡丹花下臥貓兒，普請急須著眼。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南泉眼底無筋，成就一切智法門、證至一切處，回向善財略較些子。山桃開放，靈雲失去眼睛；巖桂香生，魯直穿卻鼻孔。佛手能擎空界，木筆解判虛空。柏樹子、華藥闌，再起東院雲

門；雨擊竹、風輥毬，抹過香嚴雪老。金鳳開敷五色，冬青寒暑一如。海棠有多種之名，而西府尤佳；芙蓉有諸般之號，獨九品為最。決明除惱，萱草忘憂。梧葉落已知秋，蓂莢生而識朔。石榴如大火聚，觸著則燎卻面門；荷葉似古鏡縣，睹之則照出肝膽。繽紛座上不須天帝持來，堆疊階前亦任百鳥銜去。大夫松、丈人石千重百匝；菩薩面、夜叉頭七縱八橫。幽蘭巖瑞露全機，籬菊寒梅彰殺活。千紅萬紫接應不遺，日往月來受用不盡。若非參同和尚妙用無窮，誰能開種種方便門而導利哉？還會麼？若也會得，一把柳絲收不住，和煙搭在玉闌干；其或未然，明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九日小參，舉：「陳參政去非，問大溈智禪師云：『寂然不動時如何？』智曰：『千聖不能覓其蹤。』又問：『感而遂通又作麼生？』智曰：『萬化不能覆其體。』公欣然以謂：『聞所未聞。』作小詩呈智以見意，云：『自得安心法，悠然不賦詩，忽逢重九日，無柰菊花枝。』你看者俗漢向大溈一言之下便解翻身作活，可謂傑出一時；爭柰能所未忘，情存取舍？龍光不敏亦有四句：『空空何所得？適意輒吟詩，好日不相負，黃華插一枝。』大眾且道：還服得參政公口麼？」

小參，舉：「船子云：『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才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雪竇云：『者漢勞而無功。』忽若雲門道：『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又作麼生免此過？」良久云：「莫謂水寒魚不食，如今釣得滿船歸。古南云：『釣得底也是困鱗。雪竇情存取舍，要見船子大遠在。』遂云：『千尺絲綸直下垂，老婆心切。一波才動萬波隨，總在者裏。夜靜水寒魚不食，離鉤三寸；滿船空載月明歸，少賣弄。』」師云：「雪竇空口誇張，古南赤拳鬥富，俱未作家。」乃云：「『千尺絲綸直下垂』，著甚死急？『一波才動萬波隨』，亦任亦任。『夜靜水寒魚不食』，尊貴生。『滿船空載月明歸』，脫體風流。龍光恁麼道，且意在於何？」良久云：「白雲黃鶴兩悠悠。」

機緣

圍爐次，士問：「如何是西來大意？」師拈起火炭云：「祇者箇，家家灶裏少不得。」

問：「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眾生如電拂，意旨如何？」師云：「分明記取。」

問：「山河及大地，一法之所印。印即不問，如何是一法？」師云：「彈指堪悲舜若多。」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
問：「如何是賓中賓？」師云：「闍黎暫到。」「如何是賓中主？」師云：「且與典茶。」「如何是主中賓？」師云：「一任高鑑。」「如何是主中主？」師云：「禮拜了退。」
問：「如何是紫金境？」師云：「沙湖水漾琉璃色，崇善風傳菡萏香。」「如何是境中人？」師云：「脫冒露頂屠蘇裏，吟風嘯月碧巖前。」進云：「設遇客來，如何管待？」師云：「旋煮清泉巖桂下，相和半偈老松邊。」
問：「如何是佛身無為，不墮諸數？」師云：「萬物歸焉而不為主。」
問：「如何是賓中賓？」師云：「三千里外遇知音。」「如何是賓中主？」師云：「拔劍南窗時起舞。」「如何是主中賓？」師云：「冠山曉色玉嶙峋。」「如何是主中主？」師云：「閒看兒童弄花鼓。」
問：「如何是第一玄？」師云：「明破即不堪。」「如何是第二玄？」師云：「棒後更罰錢。」「如何是第三玄？」師云：「闍黎甘不甘。」「如何是第一要？」師云：「雲破月來，清光普照。」「如何是第二要？」師云：「馬驟車馳，長安大道。」「如何是第三要？」師云：「換手椎胸，望空啟告。」僧云：「三玄三要蒙師指，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云：「換卻女頭，轉卻女腦。」

參同園中垂問

一華一佛國，一葉一釋迦，即今眾卉開敷，且道誰為大覺？
芍藥花開菩薩面，棕櫚葉散夜叉頭。不煩大眾！羅漢松脩何功德乃獲如斯受記？
開遍紅梅又碧桃，賴渠信腳陽春老。少年當肅殺之秋愈加豔麗，畢竟承誰恩力？
凡樹先花後實，庭前無花果因甚不花而實？
古云：「一夜雨滂澎，打倒葡萄棚，乃至依舊可憐生。」參同一夏以來幾遭狂驟，而葡萄棚安泰如常，且道憑箇甚麼？
拘羅石榴以國名，素毬木筆以形似，小桃紅因甚花開五色？
嬾狗塚產牡丹，雊鵒舌生菡萏，因果中雖推極則，衲僧分上合作麼生？
石榴如大火聚，觸著則燎卻面門；荷葉似古鏡縣，睹者則照出肝膽。靈利衲僧如何回避？
大夫松、丈人石頭頭露布；佛手柑、羅漢竹處處指南。只如歸根得旨一句作麼生道？

垂問：「一切眾生俱有如來智慧德相，因甚鳥飛空裏不知空是家鄉？魚游水中不識水為性命？」眾下語不契，代云：「眾生顛倒，迷己逐物。」

頌古

世尊初生。

手足未舉，猶較些子，及乎開口，白雲萬里。引得跛腳阿師，將謂推倒扶起。從斯惑亂大地人，白日青天眼見鬼。

白象御神，諸天衛擁，光射十虛，波旬惴恐。指天指地非同兒戲，權實雙彰理事一致。

拈花微笑。

無言不讎，無德不報，一往觀來，大蟲紙冒。百萬人天眼荅癡，無風匝匝波千道。

四十九年金剛鑄就，及至將來一場漏逗。胡為破顏，禍出私門，祖禰不了，殃及兒孫。

產難因緣。

信腳陽春，積雪自泮，不料今時，據款結案。

女子出定。

噫！者女孃，不著快，井中汲水河邊賣，大雄老子何叨叨？七佛祖師成帶芥。累彼罔明來下方，彈指廉纖似捩怪。休捩怪，齊捉敗，和塵颺下大洋東，一任風吹與日曬。

教中道：「未離兜率，已降皇宮(云云)。」

雨餘芳草香，風起游絲動，幽禽四五聲，說破春眠夢。

武帝問達磨：「如何是聖諦第一義(云云)。」

廓然一語，虛空偪塞，不識分明，鋒鋩迥特。帝耳虧聰，老師去國，徒勞佇思，較失論得。下載清風付與誰？端然三拜而即。

世尊不說說。

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

四賓主。

賓中賓，肝膽向誰傾？四海無知己，落得一身輕。

賓中主，臨江櫂雙櫓，行行急度來，遲遲定風雨。

主中賓，策杖過東鄰，街頭新豎子，目瞋亡國人。

主中主，示機倩鸚鵡，白眼看木人，良哉超亙古。

即心即佛，非心非佛。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即心即佛殿裏底，鎮州菜菔盧陵米，喫粥了也洗缽盂，爾小生兮可知禮。

非心非佛齊颺下，帝釋庭前放詔赦，金羈寶馬珊瑚鞭，海神知貴不知價。
不是心佛不是物，南泉口裏舌無骨，論黃數黑誑眾生，毒似幽州短尾蠍。

僧問道吾：「如何是深深處？」吾下禪床作女人拜云：「謝子遠來，無可祇待。」

有美人兮築室東方，一見傾蓋兮罄我衷腸。食我以食兮飲我以觴，贈我以劍兮遺我錦囊。富貴兮歸故鄉，恩德兮莫可忘。

四威儀。

行，兩袖舞輕塵，瀟灑甚，應是葛天民。
住，不假王臣護，尊貴生，消受無窮趣。
坐，鼓吹雜清課，妙圓通，是甚閒羅娑？
臥，繒縠疊床座，寶篆消，月上重暝破。

盤山云：「吾百年後，還有人貌得吾真不(云云)。」

家聲赫奕彌樞要，箕裘之子能克肖，靈山一會儼猶存，世尊拈華迦葉笑。

插鍬井。

平地戈矛，當場法戰，鬼沒神出，天旋地轉。偃旗息戈，功歸玄竟，玄竟不納，以名斯井。

普明禪師《牧牛圖頌》和韻。

普明老子默時哮，逐臭尋聲事轉遙，盡國土人爭摹擬，搬他渣滓汙心苗。　未牧。
渠無鼻孔如何穿？師象同遊不假鞭，滿地落紅為蹄襯，彩雲若蓋引風牽。　初調。
從不顛狂趁路馳，朝雲夜月每相隨，咬人師子何神武？逐塊韓盧徒自疲。　受制。
超軼池陽那一頭，骨愈剛健體愈柔，優游圓覺伽藍裏，去住從來無滯留。　回首。
不在梅邊即柳邊，從容體度自天然，取之左右俱神用，赤手恆將萬象牽。　馴伏。
從他煩惱與真如，我自閒閒孰可拘？佛界魔宮花劈了，空縣明月照無餘。　無礙。
嘯傲堯封禹甸中，春回上國草茸茸，大圓鏡裏頻垂手，探盡妍媸與澹濃。　任運。
總在光天佛日中，智愚賢不肖攸同，夜來一枕藤蘿月，照徹關山東復東。　相忘。
白雲爭似道人閒？道人高臥白雲間，朝來雲去作霖雨，雨歇空山雲掩關。　獨照。

佛魔斬盡不留蹤，擲向虛空空界空，空外優曇香馥郁，須彌南畔影叢叢。　雙泯。

十智同真。

妙協兼帶絕敢訛，好事其如汾老何？面目分明重注腳，嬰兒求食教哆啉。

代語

古南牧雲和尚常問僧：「諸行無常，色身還有不壞者麼？真如絕相，法身還有老少也無？」

代云：「諸行無常，真如絕相。」

又因解夏問僧：「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不遷法在甚麼處？」

代云：「幾被者老漢頓置。」

又問：「衲僧家者邊經冬那邊過夏，到處行腳，如何是行腳眼？」

代云：「隨行蹋斷流水聲。」

又云：「古人道：『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他是阿誰？不用別作伎倆道一句來！」

代云：「作麼？作麼？」

又問：「《律》中『以手指比丘犯波逸提』，當時流支三藏打落達磨大師當門齒該獲何罪？」

代云：「和尚大似忤逆聞雷。」

又云：「《論》中『大圓鏡智性清淨』，即今山河大地在鏡內、在鏡外？」

代云：「普！」

又云：「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悉皆消隕。此間是禪庭，古今悟道莫計，因甚太白峰巍然猶在？」

代云：「不得擦土眯人眼。」

又云：「泉眼不通被沙礙，西澗沙石上下堆塞，因甚清關橋水晝夜常流？」

代云：「者老漢猶未瞥地。」

又云：「水滴雖微，漸盈大器，許多時雨水，萬工池為甚不滿？」

代云：「其如他不涉盈虛。」

開聖老人一夜召海雲云：「來！我有箇話頭分付。」雲近前，聖云：「三門因甚與佛殿相對？」雲無語。

代云：「將謂將謂，元來元來。」

費隱客和尚常問僧云：「水既無筋，因甚長流不斷？」
　代云：「老和尚不失為曹溪一脈。」又云：「囚！」
又問：「佛祖公案猶空中紙鷂，向何處收取線索？」
　代云：「樞機在手任抽牽。」又云：「箚！」
又云：「鵬摶峰與晏坐峰相交，且道說箇甚麼？」
　代云：「知音不用頻頻舉。」又云：「露！」
又云：「風扇大野畢竟作何形色？」
　代云：「而獨不見調調之刁刁乎？」又云：「噓！」
又云：「望江亭上垂機，誰是知音？」
　代云：「虛空笑點頭。」又云：「嗄！」
臥龍拙和尚問僧：「女住甚處？」僧云：「白雲寺。」龍云：「白雲也有事。」僧無對。
　代云：「願為霖雨濟蒼生。」
又問僧：「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隨以手指地云：「者是甚麼？」僧無對。
　代云：「今日親見和尚。」
又過烏鴉山，問主僧：「山名甚麼？」僧云：「烏鴉。」龍云：「為甚不飛去？」僧無對。
　代云：「若飛去，則無今日也。」
太傅煎茶。代「茶爐下是甚麼？」云：「咄！莫眼花。」代「既是捧爐神，為甚麼翻卻茶銚？」云：「也要大家知委。」代：拂袖便去。云：「猶自彊作主張。」代：「江外打野榔。」云：「相唾饒你潑水。」代：「非人得其便。」云：「自來不作野狐見解。」
鹽官洪衍和尚住東林，常問僧云：「從門入者，不是家珍。既到東林，如何免得扣他門戶？」
　代云：「也要看過。」
又云：「鹽官犀牛扇子，縱使逼拶將來，因甚頭角不全？」
　代云：「因人而示。」
又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祇如占鰲塔聳，蟹峰山低，如何道得平等去？」
　代云：「從來不眼花。」
又云：「祖師道：『本來無一物。』因甚臨濟有三玄戈甲，曹洞有五位君臣？」
　代云：「劍為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鈪。」
又云：「日日是好日，因甚麼昨日晴、今日雨？」
　代云：「更嫌何處不風流。」
又云：「凌空寶戟，遍地刀槍，行腳高流，向甚麼處回避？」

代喝一喝云：「華劈了也。」

雜偈

丁未禮虎丘隆祖塔有感

余生澆漓世，慨念唐宋年，官家契奧旨，朝野奉金仙。虎丘王支那，四海走英賢，何如今日裏，春草自芊芊？

送禦木還蜀

相依甘苦十餘年，笠杖而今返蜀川，春曉峨嵋啼佛見，七衣珍重禮金僊。

梵僧乞緣引

迦毗羅僧師十號，南閻有路身親到，名山勝概放足行，而今又蹋三吳道。梵語唐言了不同，匈余幾字與之通，袈裟年久皆零落，囊囊彼來成罄空。金錢刀布隨施與，福德智慧由斯舉，與者受者自知恩，野老何能措一言？

示眾

祇解栽松種竹，管他學佛參禪，臨濟當年鐵柄，如今卻在手邊。草閣蒲團舒足，糯羹白粥充腸，此是龍光活計，從他宇宙滄桑。竹檻松楹石室，道人此際何為？汲水烹茶隨分，萬有了不能羈。不解談空說有，終朝惟臥高丘，任是三賢十聖，到頭輸我一籌。長安昨日人來，話及米賤鹽貴，問我兩堂雲水，蹋著稱錘也未？睨睆流鶯百囀，蓮池漏寂籌稀，清磬一聲出定，綸竿持向鵠磯。

示聖聰

至理不涉言詮，擬落脣吻便錯，是故可師三禮，超彼一時義學。

示聖泰

淨穢本乎方寸，何須著相馳求？若也不明至道，徒勞歷劫熏脩。

示聖章

過去數聲好鳥，飛來一片行雲，祇宜逍遙逆旅，不煩更討竺墳。

示聖模

劈箭橋頭送客，松陰微露殘霞，重詢虎溪舊話，無端驚起栖鴉。

示聖言

切忌釘樁搖櫓，須如月映千江，直得一塵不受，隨處可建法幢。

示聖力

錦繡陸沈衰草，玉簫聲斷啼烏，睹此興亡消息，何事不學浮圖？

示聖聲

枝上鳴鶯語燕，澗邊紅蓼白蘋，覿面相呈箇事，何勞四海參詢？

示聖慈

女年八歲脫白，一時呼女善財，好向聲前言下，識取自性如來。

示子踐

審子根器，端莊嘉令，審子性情，純和雅淨。互當猛勇，扣最上禪，千般海寶，如意為先。既得其本，深蓄厚養，探盡玄微，慧燈自朗。破幽暗室，光濟老門，朝夕徯女，善踐吾言。

示紹鐙

維子紹鐙，天資敏捷，猶善思惟，善不善業。善不善業，二者冰消，偉哉丈夫，與與逍遙。與與逍遙，誰能縛繫？應物隨宜，女性本慧。女性本慧，女志頗弘，薪盡遺光，維子紹鐙。

示務本

道在己躬，欲求則遠，不即不離，故曰務本。臨濟料揀，以楔出楔，坐斷十方，超賢軼哲。知安則榮，知足則富，隨分棲息，如雲在岫。特書一言，與子為壽，擬女徹頭，作師子吼。

弔智脩尼

楓花明滅遠山村，水淨長空月一痕，報女潛心安養客，好乘清興到家園。

示江佛道

問我入道之理，謂言妨非止惡，晨昏莫教放逸，久爾自然道合。

示龔安然

昨朝雪霰彌漫，今日晴空皎潔，此中妙理能詮，入聖超凡要訣。

慧日居士

靈山一別到而今，地老天荒魚雁沈，傾蓋相談續舊約，優曇拈出報知心。

次韻祝參同和尚四十

芭蕉植檻下，雨過每談禪，露湛三庚次，菊開九日先。照心拂古卷，負命釣深淵，佛旨年來唱，法言遍大千。松風吹夜月，萬象解逃禪，辭竭三賢奧，機融十聖先。兩回上岳頂，一吸罄曹淵，大用不存軌，室籌何計千？三大阿僧祇，研窮五味禪，利生悲作首，攝眾信為先。機用峰巒峻，法談河海淵，不須鴿振羽，壽量等千千。

藻鑑池(觀音山八景)

源從阿耨達池來，瑩徹清涼絕點埃，流出川原資渴乏，能令飲者百情灰。

龍鼻泉

點滴能教萬慮除，悠然清韻自如如，漫言鼻底無多子，蘇爾焦枯應有餘。

虎伏巖

凜凜英風八表傳，一聲長嘯震山川，年來斂跡空巖下，亦任滄桑幾變遷。

將軍石

曾經百戰下重城，敵國聞風心膽驚，不屑凌煙題妙字，相依雲水話三生。

眾香園

靈異芬芳承露繁，澹紅淺綠列屏垣，絪縕陣陣隨風去，逢蝶如雲過遠村。

煙雨臺

層臺清況類蓬壺，賸水殘山入畫圖，薄暮登臨望遠海，空濛無際玉蟾孤。

翡翠谿

谿流環繞薜蘿村，新漲一灣碧玉溫，老嫗浣紗砧杵急，雙雙驚起宿花魂。

回峰塔

浮屠岳立勢凌霄，玉燦金輝眾色饒，隱隱清光含日月，群峰回首五雲飄。

巉巖隱豹(真峰八景)

霧鎖雲封古翠巖，陶陶高臥傍松杉，錦文已變猶深隱，浪笑奔趨跛足毚。

三疊龍湫

潺湲流出最高岑，萬頃雪濤聒耳鳴，曉夜奔湍無少倦，遐荒千載響斯名。

櫓唱雲阿

蒼蒼雲樹鎖層巒，泉石香生桂影寒，樵擔時聆橫谷口，咿唔韻出許多般。

山禽啼曉

山寺清幽道者居，晨鐘夕梵自威儀，蓮池漏盡窗微白，眾鳥嚶嚶啼向斯。

古柏參天

本植形名未兆前，氣凌霄漢味森然，庸愚匠石應難顧，贏得材名渾兩全。

紫雲斂瑞

洞門陰靄景清幽，繞砌輕紅豔欲流，如蓋紫雲恆覆護，青猿玄鶴每邀游。

缽盂慧水

玄鑒當年闢此山，神龍潛伏此山間，而今飛錫知何處？應量遺泉慧蠢頑。

淨土梵音

彌陀原不在西方，此是如來古道場，禽語水聲雜萬籟，協和清梵韻悠揚。

示黃季拙居士

征衫拂盡洛陽塵，每對花前倒一尊，細聽百蟲翕廣樂，纖纖新月掛蘿門。

戊午蒲月，設茶具於道旁，偶荅客問，以簡周子壽諸公

祝融司令猛如虎，在道行人怯步武，口渴心焦汗若雨，吾徒不忍視其苦。何能開此方便戶？庶使趨走獲安堵，有大檀那來淨宇，一聞斯舉生敬憮。頃將茶具設雲塢，炎蒸悉化無煩土，過客解顏罷噢咻，頓覺清涼生肺腑。口作歌兮手起舞，聲聲祝頌惠風普，人天福利莫能愈，而其一切眾生母。否則何以悅人溥？咄哉丈夫休莽鹵，惡之與好緣自主，吾亦於女何能撫？女但情忘人與甫，無司耳目司天府，倘佯任運絕去取，箇中了了非佛祖。心月孤圓照亙古，我願如斯而其努。

書劉大全居士卷後

至道沖淵，恍焉惚焉！近傍者誰？劉子大全。自少及長，由壯至老，不二其心，尊崇三寶。拈慈作威，鉏強衛善，祇樹功臣，人天垣塹。我作偈言，非譽非毀，箚之唼之，虛空出髓。

弔吳昆璧

村村古木叫寒鴉，綠綺聲消散晚霞，珍重縣巖擦手句，成僊成佛總空花。

妙峰菴示劉德章

妙峰特立水之湄，童子南詢此最宜，若問德雲端的旨，一灣清泚漾漪漪。

子雲以賦得重陽九日菊花開見示即韻別之

年來飯罷喜高眠，眼底從教時序遷，臨濟汾陽無立地，誰將丹臒塗虛玄？

書曇花西公六相義頌後

三年閉戶游華藏，半步何曾動腳跟？盡底傾來六相義，等閒一讀斷人魂。

次蹋莎行韻示念生

金僊弘誓，九蓮隨意，公據分明一紙，不勞讀誦貝葉經，祇一句彌陀到底。隨茶隨飯，隨言隨語，終不令人憔悴，只待果熟散天香，三聖持金臺接你。

示生生

諸佛法門，不立知見，緣眾生性，曰頓曰漸。如谷傳音，似月映水，能達斯旨，是名佛子。

示衛生學琴

給侍之餘學鼓琴，美乾闥婆是前身，山河大地聲偕翕，金色頭陀舞袖新。

示憫生

趨向佛門已有年，腳跟下事未翛然，山僧一箇安閒法，待女歇時為女宣。

示濟生

庭前古柏傲嚴霜，葉嚲葳蕤色轉蒼，學道肝腸同此操，猶嫌何處不靈光？

示曉生

業識茫茫不自覺，貪瞋癡愛苦纏縛，一朝捩轉鼻頭繩，絕妄除紛泯惡作。

示被生

厭俗出塵信有緣，千磨百折志愈堅，於今已得從初念，慎勿消閒放紙鳶。

鋤月取字

門前一片舊田園，霧鎖雲封荒草沒，而今矢志欲掀翻，也應鋤落中宵月。

題扇頭畫

此善吉樹，蔭覆天下，此解空老，光吞雨社。即俗即真，儒也道也，亦任諸人，鑽龜打瓦。

挽雙柏主人

葵榴交豔乳鶯啼，裊裊輕煙破篆畦，伏几乍驚凶信至，頓令心體痛如卦。
一靈真性歸何處？佛祖天魔亦罔知，坐斷十方沒縫罅，來時無口去無眉。

荅子雲宗人雪中見示

何事今冬不雨雪？偶而一見忽而絕，寒梅冷地笑盈腮，天曉依然雙眼白。
正宜紅爐片雪，管他五葉一花，縱是普賢妙境，何如黑豆未芽？

荅萬兩蒼求菩薩相

欲求希有相，須向靜中尋，一念不生處，自然觀世音。

宿龍池示僧

塵緣頓盡此居山，心與白雲共逸閒，問我西來無別指，門前溪水正潺湲。
我來恰值三日雨，雨後看山蒼翠渾，晚霽月明山水靜，露香雲几坐松根。

童子求偈

龍池池畔萬松龕，童子躬身訊指南，蹋得故鄉田地穩，何須向外五十三？

示虛白

髯髮染衣學佛理，寂然審察自通明，更須凡聖無依止，觸處惟看虛白生。

春日示眾

花前乍見春酒送，街頭又聞簫鼓哄，世人刻意愛喧闐，獨許老僧互拈弄。有時鬧浩卻無聲，萬彙凝然天地清；有時寂默具震吼，海涌波翻山岳傾。試問諸人曉未曉？天王宴樂蘇倫惱，舉頭鷂子過新羅，你若不知莫草草。

續古

春色惱人眠不得，谿山一夜聞啼鴂，月沒咸池意轉殷，聲聲叫道君當徹。何事男兒不徹頭？山悠悠更水悠悠，郊原賞玩猶未已，又曳紅裙上小樓。半啟朱脣歌白紵，笑狎吳人作吳語，僊僊舞罷拂新莊，兕觥滿掬葡萄酳。渾忘幻質匪真常，百歲依稀天曉霜，秦皇漢武英雄甚，長夜淒淒臥北邙。故我皇皇未敢息，曉夜精誠叩十力，群機顯見被眾生，普令趨向無生國。夫豈為春色，惱人眠不得？

惜別篇留贈雪目開士

負金之色蒼蒼，瀟湘之勢茫茫，知己之欲分袂兮此心怏怏。憶昔與君之識面也泮宮舊址，再執手而談心兮樵隱山房。朝游林麓，莫話雲堂，奇文共賞，勝友相將。輕泰山如一羽，視權貴若秋暘，且寓情於雲山煙水，任漂泊乎鬼國天方。牙犀疊架，圖書盈席。命蒼頭汲飛巖之瀑布，攜稚子采斷壑之奇石。須臾移小座於南軒之下，酌春茗於柴窯之白。盤堆異品，爐爇龍液，既飫醇美，更展名冊。因神遊兮太古，乃心契兮玄蹟。狂呼搦管，揮灑悅懌。亦任塗鴉之滿紙，從渠傍視者啞喀。擲筆就坐，高歌自娛，蹉跎起舞，頫首嗟吁。歎交情之輕薄，慨世道之崎嶇。翻雲覆雨兮，歲寒知松柏之後凋；暮楚朝秦兮，貴賤見友道之良膜。今余東歸三楚，公滯一隅，西風別墅，衰柳長塗。雲山縹緲悲南北，愁向春風聽鷓鴣。

頻伽臨

有鳥有鳥曰頻伽，栖真安養絕紛譁，形如兩童雙臂又，不生胎卵生蒲花。舉身清淨玉無瑕，漆瞳朱脣駮翠砂，羽毛鮮潔傲雲霞，井冠沓鬛尾髭鬚。行止端詳影不斜，口中恆演妙蓮華，聞者咸種菩提芽。偶來荊楚憩城闍，都人一見口呀呀，手有網罟不敢拏，且復拳拳誠敬加，或云載以七香車，或欲覆以雲錦紗。我聞斯語生吁嗟！爾輩胡為相誕誇，此鳥歷劫恆河沙。金僊示跡化倒裏，如世青蓮時見邪，誰能下筆走龍蛇？雅思珠玉記其嘉，千秋萬歲傳無涯。

贊

明仁孝皇后夢感佛說第一希有大功德經

善哉大士度眾生，等於諸佛慈悲力，種種善巧方便門，佛剎微塵莫可喻。我以少分功德云，如月千江之普見，眾生若能俱信力，皆令得入最上乘。故我聖后誓弘深，歷劫熏習無上道，感彼大士為攝受，夢中示見諸莊嚴。寶池闌楯及行樹，種種眾寶之所成，園林花果眾鳥等，一一悉演妙法音。池上復有妙寶坊，無量珍寶而間飾，過此坊已涉虹橋，天繒旛蓋為前導。諸天采女奏天樂，音出微妙難思議，佛子於此心清淨，得入普聞諸三昧。更復精進趨前道，升陟宮殿樓閣中，合掌胡跪大士前，頭面接足恭敬禮。爾時大士眉間光，普照無邊諸世界，無邊世界諸菩薩，悉舒金手摩其頂。佛子既得摩頂已，心安如海無所畏，菩薩復告佛子言，此是如來說法處。經恆河沙俱胝劫，眾生無有能到者，惟契諸佛微妙旨，乃得登此菩提場。后妃德稟至善因，當來應獲親授記，為伊臨難而接引，出示希有功德經。六年持誦無闕遺，消弭眾災成佛道。末世眾生尠福德，歷劫不聞是經名。佛子將為天下母，覺性圓明當付授。隨以甘露灌其頂，令其身心得清涼，須臾命誦功德經，三復了然心開解。忽爾空中發霹靂，聖后乃從夢中還，身心驚歎未曾有，焚香敬禮無上尊。憶持夢中所授經，信手書之無遺漏。於是屏絕諸嗜欲，專心持誦不廢忘，此後禍難及福位，一一皆如前所說。因知佛力不思議，寧敢自祕障眾生？願同志者趨菩提，直取泥洹如彈指。我以夙生微願力，亦獲睹此勝因緣，以蟭螟舌贊太空，不忖愚劣舒誠敬。願我得入如來藏，願獲無礙大辨才，稽首再拜光世音，及我大明仁孝后。持此廣大甘露門，為拔眾生出五濁。

育王寺禮釋迦文佛設利

稽首釋尊，寶嚴設利，光射十虛，色融萬類。維相非一，根器隨之，青黃赩紺，佛魔祖獅。我以片言，普申回向，恆沙如來，無邊華藏。眾生顛倒，覿面相違，汩沒死生，何時云歸？

文殊菩薩出山像

毗邪城裏叨怛客，浪跡天南與天北。為導眾生來，火宅隨寬窄。樞機綿密人難測，空界天魔罷戈革，烏藤手內輕扶策，座下師兒雙眼白。無標格，箇中消息幾人得？

觀音大士(介山婁居士請)

楞嚴會上，選圓通第一；安養世界，次補處為先。特來支那遊戲，乘悲願之筏船。介山居士頂戴，不失其去就，是之謂火宅蓮；二時禮誦不輟，是之謂鬧中禪。但夙夜匪懈，其合道也自然。要知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又烏論經世忘世與夫出世之孰妙而孰玄者焉？

四尊者

手內何持，維應量器。龍兮歸來，華藏游戲。山君純矣！奚用杖為？擲之虛空，赤手提撕，智劍高揮，佛魔齊埽。淨盡無餘，宴然永保，師兒在掌，牙叉潛焉！有時哮吼，聲震三千。

泛海觀音

雲鬟雙髻即俗真，染淨不生披白帢，苦海滔滔浪拍天，端然御此青蓮葉。

十八應真大士(并序)

乙丑春王月，山人徐琮者，以龍尾小研磨程君房法墨，凝神逸想，運手於心，作十八尊者於宣城連綿上。風度凝遠，神觀靖深，纖細工巧，不可言狀。余瞻視移時，而沖莫岑寂，超然物外，與偕游乎古初矣！幾欲申筆供養而為贊，辭不果。日月逡巡，三易寒暑。今辰值觀音大士誕，嚴設慶筵已而假寐北窗，見諸尊者坐立儼然。其憨腮皤腹者謂余曰：「向許為贊而忘邪？」余作圓相呈之，即拋卻。者曰：「也不得一句。」言訖，余便喝。既寤，發笥展相，拜

手稽首，援筆而成之。雖識陋語鄙，不足以盡乎千萬分功德之一，第抒其誠敬耳！冀諸尊者慈閔而不叱焉！時戊辰歲之二月十九日也。贊曰：

龐眉荷蒲，怡然前驅，力士肩囊，步武踟躕。天王輔翼，軒渠邁往，長嘯峰頭，虛空荅響。

法無定容，若惺而寂，塔有全身，何所不適？咄哉兩童，是誰教爾？與奪同時，吹羸掩耳。

襟帶飄揚，光影清絕，如雲之閒，如日之晰。俯視蠻奴，弄此猊獸，雪峰仰山，無出其右。

一大藏教，者裏出入，躬自荷擔，卓爾而立。波斯誇富，尊者離欲，龍兮歸來，無肆爾毒。

愛此纖月，扶笻耽玩，兩閒一如，衣珠交燦。千山瑩然，萬緣寂爾，何以能之？我心若水。

於菟為御，鬼伯馳從，五道雖殊，一能致用。師心沖容，湛如古井，玩好盈筐，矧同泡影。

犀軸如許，童子負之，自持其一，將以遺誰？稚蠻道傍，匍匐悲仰，師何遲遲，弄雲石上？

月下寶書，定中空相，曰光明幢，曰如來藏。山童捧爐，大地震動，熏陸不然，照顧鼻孔。

頂相旋羸，如龍出蟄，繫以明珠，覆以槲笠。鳳目修髯，秀眉椹口，轉大法輪，跋枳在手。

萬象環繞，虛空為蓋，舌覆大千，演說無閡。一乘之道，別傳之旨，擬向即乖，不煩重舉。

梵帙默展，電走雷奔。犀顱銳指，豐體師蹲。山魈誠懇，小師宣示，一念不生，即離苦趣。

華茵席地，行雲止谷，引指標空，飛光烜目。主伴俱三，即一而二，兩鬼僵立，天王側侍。

天童開山義興禪師

有晉永康，哲人降誕，犀顱虎眸，神光璀璨。誅茅東谷，天童給薪，嘉名肇立，亙古惟真。厥後英靈，相繼而起，丕振宗猷，克家之子。千三百載，眾生是依，我拜稽首，空影搖輝。

應菴華祖塔

何人神巧？建此浮圖，天人禮敬，龍鬼欽孚。我趨天童，得叨瞻禮，以願為舌，躬虔諮啟。西南叢席，惟魔與鷂，鷂屬魔子，尤

為可羞。冀師降神，群氛一埽，復我古風，徽猷永保。

密菴傑祖

騾爾更名，親宣十號，乞兒蓆袋，風疾雨暴。抽機穎脫，佛祖吞聲，天王屢敕，用覺斯氓。道振寰區，三陞大剎，塵尾棒頭，全彰生殺。始而鳥巨，終焉天童，了無涓滴，萬古雄風。

密雲悟祖塔

森森雲樹，活活流泉，浮圖中涌，祖師在焉。一室粲然，光同千日，濟北高風，惟師是匹。僧龍禪髓，出自其門，湖海英彥，電走雷奔。吾生也晚，未親教敕，忽爾見前，三拜而即。

報恩浮老和尚

法幢特建，至化宣敷，太白峰鼓千尋之寒浪，湖村示五色之神珠。走雲水於寰中，沛然莫之能禦也；歸龍象於語下，猗與其惟至誠乎？故乃道行天下，名重三吳，金聲玉振，雪老冰枯。蘊上也多生，何幸得班乎涌泉老人之下，而禮此鳳目犀普之妙範玄模哉？

涌泉老人

十載黔南，訶佛罵祖，半生，打兩敲風。挺寶峰之骨，而豐東山之肉；縣昭覺之口，而秀臥龍之瞳。慈顏藹藹，聲光熊熊，絕聖棄智，泯慧黜聰。那更左搓電光為弦，反張蜷蜵為弓，而弋此丹霄之威鳳，與夫空外之冥鴻也邪？

參同寬夫和尚受生

受生鄂州，薙染金齒。浪滄江遞剝家私，毘盧室消鎔至理。拓出古菱花於當軒，橫抽太阿鋒於就裏。乃佛乃祖，驀過一邊；若聖若凡，伏尸萬里。破魔軍眾底先鋒，傳正法眼底宗子，更莫問如之若何！即此是寬和尚生平之行履也。
慣看白鷗浴水，不按牛頭喫草，身奉天竺先生，形類寒山古老。嘻笑怒罵，盡是祖意西來；鉏灌栽植，無非別傳之道。三同居，

博得世外清名；一平生，多是為人煩惱。冰雪肝腸，淵沖懷抱，足可並中天白月之皓皓。；

兜率不磷堅禪師

據臨濟室，拈德山棒，演理有多途，涉事無一向。智邪愚邪使其當下知歸，佛兮魔兮令不旋踵而喪。相嵩山則名播古梁州，覲長松而聲馳荊楚上。爛草薦荅如何是佛？三千年老胡絕望。腹笥便便已承大父之褒，金剛道種不失五福之量。故余欲贊歎而且弗能，誰敢興一言以為訕謗？諦當諦當！氣宇巍然象季模，遐荒浩浩摹斯狀。

賀卿雲三教合軸

浪笑雙林大士，黃冠朱履袈裟，鄂渚卿雲道者，無端添足畫蛇。

蕅灣張長人居士(士嗣雲外和尚)

氣若霜稜，眼如湫碧，凡聖齊驅，纖塵不立。漱石枕流，聊焉自適。咦！是其仲尼之徒而瞿曇之裔也與？知之者以為滅臨濟之宗，不知者以為入神鼎之室。

智弘大德

臞而清，渾而貞。下筆亦可成詩，絕不挂騷人之名；操縱可為標幟，而不襲夸毗裨販之行。更可喜末後略無霑滯，豈同夫今時之拍盲？且有子若孫足能克紹，則公之死也猶生。噫！直須展向雲堂深處，使後之剃染者為鑑而為衡矣夫！

羨雲居士

髟髟短拂星霜，藜杖閒扶適莽蒼，到處溪山堪著眼，啞然一笑和天光。

澹石上人

斷瞋妄情、割愚癡愛，和氣可以致祥，趨進何如恬退？石公持此不廢忘，便獲行深觀自在。觀自在，是之謂無礙大悲心陀羅尼底

真三昧。

朗融上人

眉間寶劍，腦後神珠，抹卻諸方東瓜印子，撲碎自己安柄缽盂。胸懷脫略，而終日兀兀若愚；處干戈擾攘，而奉師養志生死不渝。燕山古梵，摹紫塗朱，雖步履夫闤闠，矧與世各轍而同塗？臨行句震寰區，翛然長往，誠可為後學規模。兒孫濟濟，鳳雛龍駒，皆能繼起正覺家聲者也。公其放心於寂光定裏，面三聖於西土蓮邦矣乎！

自贊

不著伽黎而加冠巾，頫視踞地之師子而誘以嚬呻。魔外摧伏也，太阿如雪；妍媸絕影也，寶鏡無塵。心空若中天之月，氣和如浩蕩之春。焦桐聲裏演無生之曲，髯髪座後明即俗而真。寶書不展，示以解空文字；怡然晏坐，見乎卓犖風神。七十葉瞿曇遠裔，三百祀世主親臣，是之謂龍光道者，而中和老人也歟？
十畫九不肖，袖卻僧繇手，只此較些些，笑破虛空口。不須高展在雲堂，恐引禪流競頭走。競頭走，休回首，看取座下師兒吼。
者漢三度滇南，四番吳越，塗路馳驅不以為勞。一坐鄂州二十餘載，足不逾閾，不以為逸。處人天廣眾中不憚煩，於陋巷獨居時不厭寂。少時從事筆墨，老來愛弄絃索。五六童子飲啜笑言，二三老叟泳游追逐。有時遺興坐花間，膝上橫琴歌一曲。
長年逸老閒房，坐花醉月，樂陶陶地受用者煙雲泉石一段真風，鶯燕松篁兩部鼓吹，消去了世上浮名，卻也是生平快事。北窗高臥起，獨抱焦桐；花下長吟時，飽飫空翠。一任他禪客狐疑，諸方猜忌，驀箚相逢知是誰？薀上其名也，達夫其字。

雜著(志　記　傳論　行狀　書　　說　詞)

參同居志

參同居者，乃禪師寬翁和光同塵之所居也。師名薀宏，字寬夫，明太祖九世孫。以國難偕余外出，直抵行在，雖仰荷宸眷而志慕出塵，欲資西聖之道以報君親，遂祝髮於金華山寺，禮野竹慧禪師為師。參侍五年及盡玄要，眾所推服，以先大人文貞先生八尺來封，辭歸故里。其第宅田園悉為人有，而稍不顧問，惟以歸葬靈骨求銘

請傳、搜刻遺編為事。事竣，營葺園舍而休老焉！先是其地僅荒階數武、萑葦兩榮，自師挂席不幾年，則奐然藹然，為省中淨居特秀矣！其居自忠孝門入，轉面北行過雲止，再過華光，越十數步即其居也。三門向東，雉堞平橫焉！入門西行，蒼翠夾道，竹與梧也。極西有巨槐聳焉！由槐陰而北，過鑑衢，繞砌山樊，清芬可掬。復東行，梅花一帶古奧橫斜，枝虯香藹，宛如姑蘇之鄧尉然。梅下有井曰雲幢，每隆冬酷寒時，雲氣上蒸若幢故也。沿井而北，東西兩行琪樹參立，中道夷坦。道之東曰赤松、曰剡谿紅桂、曰冬青、曰榹桃、曰朱柑、曰香橼、曰鶴林杜鵑、曰翠柏。道之西曰辛夷、曰紫荊、曰橙紅、曰玉蘭、曰素毬、曰石榴、曰垂絲海棠、曰七寶山茶。去山茶一隙，則編竹為籬，覆以迎春，翠幹千條，黃花繁衍，游人到此則襟帶皆金色矣！橫趨數武至桂香殿，基陛廣袤聳漢連雲，碧瓦朱甍光吞日月，中設七曲文昌像，威嚴赫奕，為學儒者景仰，且示其跡異而道同也。側轉而入為韋將軍祠，左右兩檐皆秋海棠，莖高數尺葉大如扇，表翠裏紅，百千其狀無一同者。花自大暑後盛開，參差的皪瑩如瑪瑙，時發幽香動人逸思。越丹墀、陟崇階則毘盧殿矣！其殿塗金飾玉，青瑣綠疏，寶帶垂虹，風甌叫月。中奉遮那如來，以文殊、普賢佐之，前奉西方三聖，緣末流不諳大道，不信自心，乃示以直截，普令念佛生樂邦故也。其寮舍精嚴，明窗淨几，門徒學侶禪誦之餘，則染翰吟哦，彈琴讀史，甚至耽習工技亦不之禁，蓋示其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也。殿之西，甕門以外則香積廚，法喜禪悅具足百味，溈山、雪老恍若在焉！廚以北則槽廠，執事躋鼢，俾蹋其碓者踐六祖芳規，轉其磨者識演師家法，抑亦參同汲引之方便也。廚以南曰葡萄棚，縱橫丈餘，延青躲翠，篩月梳風。其種有二，皆西涼人所供，一色紫若瓊玉然，一色白如水晶狀，藟藟垂垂，交光相映。棚西者曰文杏、曰環桃，桃之北曰青華棗，各十餘株，四月采杏，五月收桃，八月剝棗，可薦齋缽。棗之前即短垣，垣以外即方塘，鳧鷖鸂鶒游泳於此。葡萄後有小橋曰西度，前亦有橋曰繩武。過繩武橋南，橫列黃梅六、七，皆磬口蠟丸璀璨豁目。黃梅之南曰來禽、又南曰棕欄、又南曰木瓜、又南曰冰桃。是桃七月始熟，其文如冰裂，其脆如縹葉梨，其香如頻婆果，其味如石蜜，誠為嘉果中之尤者。桃之東曰舜華，並舜華而叢立者曰天竺。天竺之東曰金枝李、又東曰枇杷、又東曰頻婆果、又東曰芳梨。南向於頻果、芳梨之兩間者曰翠屏。翠屏之前磊石為臺，上置淺盆晶瑩如玉，中植金雀數十，高一、二寸，其槎枒蒼古，各抱參天摩雲、架壑凌巖之勢，擬之王摩詰輞川之漆園稱媲美焉！臺西之地及樹隙之間、矮牆之下間以雜花，而秉質賦性各不相類。有枝幹綿長而倚附者曰木香、曰黃粉團、曰十姊妹、曰銀紅

月季、曰寶相、曰茶靡。蔓生而牽沿者曰紫藤、曰錦帶、曰素馨、曰蘡薁、曰忍冬、曰牽牛、曰鐵線蓮、曰金絲荷。續根而生者曰山丹、曰百合、曰石竹、曰剪秋羅、曰慶佛蘭、曰翠雲、曰鴛鴦菊、曰長春、曰蜀葵、曰地涌金蓮、曰芭蕉、曰芙蓉、曰宜男、曰金鐙、曰旋復子。種而生者曰罌栗、曰鳳僊、曰漢宮秋、曰雞冠、曰秋葵、曰夜落金錢、曰蘇蘼、曰決明、曰天仙子。他如雪蘭、紫蕙吐秀抽英，月桂、瑞香搖芬曳馥，則超軼雜花之上矣！桂香殿之南曰牡丹亭、曰芍藥闌，牡丹則有蓮香白、舞青猊、玉樓春，芍藥則有金帶圍、御衣黃、寶莊成、曉天霞、菩薩面。春夏之交爛熳若雲、鮮潔若玉，誠花中之富貴者也。兼以羅漢松拱把而上，纓絡柏垂蔭而下，如龍鳳之飛翔、繒縠之籠罩，眾卉敷榮，四時煙藹，芳淑雅播，洞開心目。明教大師云：「游人醉不去，幽鳥語無時。」殆為此中寫照。且也冠山為案、汝水為帷，招黃鶴、望白雲，又焉往而不自得邪？鑑衢以南極目相望，悉為蔬畦藥圃，亦植卉水，其間若菊、若蓮、若櫻桃、若椒、若拘那、若金絲桃、若薝蔔、若茉莉，分儔而列於怪石之前、琅玕之外、碧沼之中，使吸風飲露、沐雨宿雲各得其宜。古云：「養花如養賢。」不其然乎？師年近七十猶躬為翦鉏灌溉無倦，凡有諮請則應以全機，或撼樹、或舉鉏、或築地、或拋瓦礫、或放下桔槔、或掀翻灌器，稍有遲疑即震聲喝出，總之大用見前不存軌則，豈裨販者流而能窺其門限哉？居之北鄰曰壽蓮、又北曰定慧、又北曰曇華，自雲止抵曇華未逾百步，而精舍有六，較石門之一牛鳴地兩禪林，不亦倍增其勝與？

潭州準提菴故大師昱公行業記

己巳之二月一日，迪功郎七玉楊公以鶴磯大師行實屬余為記。余初固辭，既而思之，昔余之先子文貞先生及先妣周安人入《楚會通志》，賴楊公贊勷之力也，欲圖一言相報而未能，今既以勝事見託，則何可辭乎？且大師與余友善，余又深知其操履，是亦不可辭也。謹按其行實而論次之。大師諱德昱，字季靈，號曰鶴磯，楚江夏之民籍，姓楊氏，家世業儒。生之夕，其母氏夢神人擲寶笈於懷，既寤，大師生矣！兒時不好玩弄而寡言笑，人多異之。七歲就外傅，天資敏妙，誦過即解。嘗應童子試，未進，乃歎曰：「虛名何益乎身心？」遂不復治舉子業。每探討聖賢典籍，深契古人。以親老弟幼，教讀里中，圖薄俸以養。一日偶過山菴，聞誦《心經》起疑。每課餘即靜坐觀心，雖客至喧呼而寂若不聞，久之乃大叫曰：「者回識得女也。」人皆莫測。父病，大師日侍湯藥，且跪白其父曰：「認定本來面目，其疾自可遺矣！」及父終，飲食不進者

數日，號哭之聲震動閭里。及葬，廬守三年，恆持誦《心經》為資冥福。歲戊子，值按指和尚住夾山之興龍，大師往參焉！一見服膺即求剃落。指命請於其母，母然之，遂祝髮。是年納戒，復去菴一舍，築其室以奉母。大師既蒙指和尚開發，則晝夜精勤稍有相應。一日殿上經行，忽觸香爐有省，急往白指。指曰：「畢竟作麼生？」大師曰：「香爐是銅鑄底。」指曰：「放女三十棒。」大師聞已，則從前礙膺豁然冰釋，於是抽機迅捷一眾咸服(其機緣備載指和尚錄中)。然大師賦性閒曠不事夤緣，語多規人，人皆敬畏。能屬文，下筆千言，格力優贍。尤精於詩，善草書法，一時尊宿大儒咸奇之，爭與之游，其往來贈荅，登臨寄託，輯而成帙。及母喪，哀慟逾於前。嘗語人曰：「生我者母也，成我者母也，今失所天矣！不復睹矣！」免喪之日決意遠引，盡將吳水越山精藍名剎收置足底矣！既而倦游仍返江夏，緇素舊識共相稱慶得未曾有。大師亦樂聚湖山品題今古，每有議論則是是非非合乎先聖之法，較今之以人為取舍者誠霄壤矣！壬戌秋，忽動衡湘岳麓之念，眾堅留不可，遂浩然往焉！至潭州，會其同學之弟曰弘一者，延寓準提菴，歸之者如市。大師以真實為人，不引枝蔓，而獲其益者良多矣！癸亥之元日乃謂弘一曰：「諸佛為一大事故出見於世，其來也必有因，其去也必有緣，吾亦然耳！」遂以五月之壬子期焉！眾不喻旨，弘一切記之。由是愈加策勵，不倦言辭。至五月之九日謂其弘一曰：「余初以衡湘岳麓之山水奇秀冀一游耳！及至此則淹留未果，女可買舟盡其游覽。」時弘一以壬子之期至，率眾力止之，遂寢其行。明日以緇袍紙被及書籍筆墨諸物悉散大眾。又明日，晨起盥漱畢，陞座告眾曰：「吾其行矣！」眾請留偈，大師勉之曰：「勿事虛聲，幸為實踐。」言已即坐終。遠近風聞，觀者如堵。留三日，其形貌完潔如昔，歸塔之日送者不可數計。大師生明天啟之丙寅年閏六月十五日子時，終於康熙癸亥年五月十一日辰時，世壽五十八，僧臘三十六。塔於潭州黃道門外，亦弘一之營為也。弘一卓識明智，能守其先範者也。嗚呼！世所謂經大傳遠者，孝與善耳！若大師之奉親可謂純孝也、大師之臨眾可謂誠善也，卒可傳矣！況又預定其期於半載之前，是於吾大聖人之道明且至矣！雖古高名僧未過也。惜乎不死江夏而死潭州，豈潭州之人信感如是邪？抑亦江夏之風不若彼地之淳也邪？余固疑之，並記之。

開聖老人傳論

蓋聞益州迺七佛之區，峨嵋實普賢化境。釋尊苦行，證道雪山；迦葉傳衣，入定雞足。是知因地育人，緣人彰地，僧龍義虎恆產其

間，達士高流每生於是。傳正法眼藏者，始而寶峰、五祖，繼而昭覺、臥龍，五宗之哲胤挺生，三學之沙門傑出。以其地淳俗樸，務實忘名，故我涌泉老人亦示見受生於茲國也。老人諱完璧，字磚鏡，號曰山暉，夔州新寧人。本姓侯，母徐氏。生有異兆，十月即不食乳。一日隨父游嵩呼伽藍，便懷出塵之志。後因寇陷其城，無藉者誣父從寇，有司繫父於獄，老人鬻身而贖之。及還金歸里，即求出家，禮石蒲大士為師，是日鐘鼓自鳴，人爭稱奇。先有胡憲卿者，夢趙大州躬謁指月，次往探之，迺老人脫白於此爾！卿以其事白月，月私擬為符瑞，命充行者。因於張沒量語下知歸，復於請益時火爐頭了徹，後因南泉公案復起疑情，頓忘寢食，立誓取悟，策勵朝夕。忽於拙和尚因雪上堂語中渙然冰泮，由是機辨縱橫，一眾虔服。是年納戒，職司衣缽。至閱《法華》則獲三昧中王，論《圓通》則入楞嚴大定，及悟一切事究竟堅固之旨，故緇素稱為天縱之才，萬峰贈以磚鏡之字。寇圍廣福，孑爾奉師，民免塗毒，寇能反正，佛法大闡，兵眾知皈，雖拙和尚德化之功，實老人輔贊之力。及拙終金城煢然盡事，藏靈櫬於胡氏精藍，奉齒骨而朝夕敬禮，編錄法言(哀集拙和尚語曰《棲靈錄》，始刻聖恩，再繙報本，今附藏流通矣！)，勤行道業，既脫營絆，往覲萬峰。留信衣而無難，肝腸似雪；冒白刃而不渝，氣宇如王。笑抑渠魁，改顏加敬。復羈五載，方脫兇殘，跋涉間關，直抵平越。紳士嚮慕道風敦請開法，而同門嫉之謂信衣失據，遂走萬峰請衣釋疑，豈峰一時偏惑？以致怫然東下，始謁弘覺，再造古南。值報恩賢老人，平素知名，一見契合，命掌記室，嘗令秉拂。高賢宿德難詰紛紜，老人入室操戈從容就對，大洽人心高縣祖印。時楊總戎、涂大參等迎歸嶰峨，大展鑪錘。護國萬壽之慈風，智愚同扇；聖恩長松之化雨，慧蠢均霑。豺狐聲消，師音獨響。王公大人企慕玄德，皆躬臨參禮傾珍供養。黔南殊俗之地，頃遭會集天人，大開選佛之場，廣敷師子之座。華鯨時吼，畫鼉疾轟，旛蓋翔空，香雲蔽日。禪流濟濟而諮請，法演一乘；國士源源而問酬，理融三教。誠達磨之來嵩少，大鑒之於曹谿，自建置以來未有如今日之休美也。越數年，西蜀道平，心懷父老，爰俶裝涉險再上夔州。寂無人煙，空增悲戚，泣之以血，記之以詩，悵返長松，復游吳越，所經之地輒請開鑪，所過之坊咸留宣化。始而雙塔，終而涌泉，九坐名藍，念年倡道。儒林莫不歎服，緇侶恆被宏慈。鄉人野老詠仁澤於無窮，灶婦販夫歌惠風於不朽。若非輕生重道強識洽聞，操比松筠志凌金石，則曷能臻此哉？且示疾之日進止如常，歸真之時言笑自若。龕留寢室每覺異香，遠近人言非敢夸誕。昔生公說法頑石點頭，四祖還山井泉涌沸，在泉石之無識，尚能顯闡真如，況薝上親侍多年耳提面命，寧緘默無言而取譏泉石也

邪？是以不揣庸劣，輒申斯傳以備采拾，庶知西聖之道代不乏人，而人天寶炬常垂光於後世者矣！贊曰：
大哉益州，降靈之區，地淳人樸，水錦山盉。始生馬祖，虎視龍趨，蹋殺天下，讖應言符。維我老人，亦生是域，純孝宏慈，博聞洽識。法社規模，叢林堛埴，學富五乘，功侔十力。時值國難，寇賊蜂起，獨奉其師，身冒弓矢。百折不渝，顛危頻履，德化渠魁，咸聆諈委。儒林先達，恆生敬畏，椹服黃冠，窘詞讋氣。道出平常，禪祛五味，玄辨清機，波騰海沸。報齡既盡，歸真西極，日月失光，山川掩色。上雖愚庸，寧甘緘默，願擬剎塵，親承教敕。

古雍觀音山大慈禪院故和尚本源明公行狀

師諱照明，字本源，西蜀忠州王氏子，母夫人黃。生而穎異，不類常童。幼習治世聖人之書，粗明其理，每以《中庸》持身，不樂仕進。年二十七，念身世無常疾如電影，因絕去茹葷，乞受歸戒。至三十九，披剃於本州之栖霞寺，勤策道業，日有定課，尤頂禮觀音聖號。值蜀亂，游黔南湄甕之間，雖流離四方，行業猶不少輟。歲辛卯，愚公老人道王一時，居平越之龍門，遂往參焉！得具足戒，精覽《梵網》諸部，已越彼時眾矣！閱五年，嘗教誡於黃甕諸剎，兼進教外玄宗之理。去而謁黔蜀宗匠，及盡奧旨，而禪律兩源深入無際。暨仍歸長松，見愚老人。老人知其所造，因付偈曰：「高藍山閣夜郎村，雲水時來扣石門，接得道人真律虎，此宗惟許汝重言。」遂辭還湄水，晦跡韜光，獨居行道。嘗有《贊》贊愚老人曰：「稽首吾師，滿月身相，內天外人，衷和表暢。手中龜毛，椅邊藜杖，天魔魂消，佛祖膽喪。眾生快睹，大光明藏。」和尚既得真智，故出言類皆如此。既而古雍道俗慕尚道風，堅請出世樹長松宗旨，尚欣然出主觀音山大慈梵剎，於是法會盛集，願學律者過半矣！今秋示微恙，集眾說偈曰：「四大本不生，四大本不死，如如自金剛，萬劫無終始。堂堂大路頭，去來如彈指，化緣既已盡，縱橫自在是。」偈畢端坐而逝，時癸卯年之九月初十日也。會其監院解公以余深知和尚出處，託余為狀。余思時當象季而裨販之徒眾矣！如尚之行道勤懇操守清約，雖悟拈華之旨，而終以毗尼誨人，則可謂深達佛祖救弊之權變矣！其狀，余何敢辭？因述其始末，以俟諸脩僧史者之捃拾也。謹狀。

先大人文貞先生行狀

大人諱華圉，字仲叔，號淮仙，明楚昭王七世孫。王父輔國中尉，諱英照。王母淑人周氏，生三子三女，長華霾、次即大人、次華[土*蒙]。女，長適謝、次適劉、次適許，皆楚著姓。王母初娠大人時，多異兆，及生，相度不凡，王父以為光大吾門，微是其誰與？六歲就外傅，大人即以大學二字問師：「此何等學也？」師固疑之。十四歲，四書六籍頗通曉，百氏之學亦間常取覽，以故人以為有淮南之風。王父命試，大人從容對曰：「夫試者，取仕之塗也。聞古之取仕以行其道，今之取仕以利其身，若夫棄道取利，非大學之本。我將取道以慰大人，試則我不樂為也，況天潢一派何藉是以榮身顯親哉？」王父加歎不已。二十歲始留心新建之學，故常取其書讀之。及見周程之集、朱陸之書，三月不釋手。一日對友人小酌曰：「我初不知新建從何入手，今日方知渠從宋儒格則中來。」因是溯源而上，自荀孟至周孔，又覺從洞庭放舟溟渤矣！故大人立身涉世，孝友恭誠，無不倣諸賢所為。且性嗜詩、書、子、史及佛、老二氏，未三十歲，三教之學澈見淵源，猶恨尚混糟粕不能得精醇也。維時四方名人墨士莫不聿來具集，如竟陵兩先生、公安三先生，並仕於楚土者皆交於大人。大人又聞長姑夫謝又玄先生言：「禪理可副吾儒。」遂又交於禪宗諸師，如問石、字水、天如諸禪師，皆以莫逆稱。間或論道淵微無不言簡理精，即諸師亦圖常撫案稱快矣！大人尤喜著述，如當日傳者，曰《匯書》、曰《祖紀》、曰《宋元詩選》、曰《自嬉集》、曰《達心齋草》、曰《秉簡齋草》、曰《梅湖集》、曰《桃谿集》。惜其版毀賊火，世不多見，而有識者莫不痛焉！大人平生所學，末後著為一書，曰《聖學寶鑒》。蓋自先王經籍以來至於昭代其間，或論聖賢、或發揚忠奸，凡五十萬言。書成，以示賀對揚先生，先生歎曰：「可與卓吾子藏書相表裏。」奈何天不永其傳，亦隨赤火蕩盡，使小子空得其名，不得習讀於苫廬中也。大人娶周安人，即外祖周方霖先生長女。德性幽閒，治家有道，奉姑臨下，以賢孝稱。生六子三女，今所存者，鋐、釷及九妹而已，餘皆不壽。初，先妣以早年所生不存，屢勸大人取妾，大人喻之曰：「汝非無出，是我福薄不能載也。兒女遲早，信乎天定，烏用妾為？」實大人清淨無欲之學備見於此矣！至丁卯，果生鋐。庚午生騏，不壽。壬申生正內，許字賀對揚先生胥，劉志公長子。甲戌生釷。丙子生騕，不壽。己卯生裏，今字漢陽諸生汪紹遠。遠字石筠，亦吾門宅相也。大人有僕名祚，以嫁女去荊州乞假一月，大人曰：「汝年老無子，其所恃者女耳！既遠字別土，則汝失望矣！當全汝天倫，此後不須服役於吾也。」因出原契付之，祚叩謝悲泣，戀戀數日始去。此又大人遇下之德，他人或所不逮與。一夜，童僕於後園獲一人，正喧鬧不已，

大人起而視之，童僕以為賊。大人佯曰：「是人中酒，誤入園中，何須怪也？」復慰其人曰：「汝勿懼，吾當全汝。」因命置閒房，次早贈以錢物使之去。大人無聖學之功，能如是邪？癸未三月，偶夢游異蹟，見石壁遺韻云：「飛泉如白鶴，隱見度平林，暗壁流花瓣，漁郎何處尋？」隨告親友曰：「時危矣！去之可也。」親友疑信相半，大人仰天歎曰：「迷人如此矣！」即攜老僕數人匿桃谿，置田畝而學耕，侶漁樵而占韻，逍遙自若，動靜罔規。未兩月，城為獻賊所陷，黑白被戮，殆不可言狀。先妣偕媳及許字劉氏之女一時死難，此鋐、釭終天莫雪之恨也。惟大人有先知之明安然履吉。於是易名陶范公，字蠡仲，別號五湖長，人莫之測。大人豈不能盡室而行邪？蓋國家近三百年太平之象，烏知有異常一變？先妣不行，是先妣之見不及大人遠矣！鋐、釭賴祖宗之靈大人之德，幸免而得生還，見大人於桃谿之上，誠邀天之庇也。大人悲喜之容幾見於顏面。嗚呼！實終古未有之禍也。越二年，李逆潰兵肆掠，原野震驚。大人整容顯鋐、釭而囑曰：「今日之事不可輕忽，吾兒慎諸，倘能矢志精脩，方名報吾恩德。繼禋祀者汝妹也。記之。」言畢，長嘯而逝。大人生於壬寅四月五日申時，卒於乙酉閏六月三日卯時，享年四十有四。謚文貞先生。柩停桃谿八斗山二十二年。今乃於丙午十二月望日，扶柩歸葬於長樂村靈祖塋之側。嗚呼！鋐、釭不幸，生遭季世流離兵戈，雖衣冠於滇土，然未能少展忱痛。總之，間關修阻且故也。大人前有遺命不敢相違，因祝髮永昌郡之山寺，惟恨不能曲盡先佛之道，有負大人多矣！幸不隨狗馬填溝壑中，二十餘年又得東歸故國，扶柩祔於祖塋，則泣血之怨或可少抽於萬一也。但鋐、釭連年奔走筆墨未閒，敢以蟭螟之舌而贊太空，使先大人不朽邪？不過聊述其見聞者，以俟諸大君子手筆，表而出之，以慰貞魂，庶不負先大人苦志聖學，則感佩亦非止鋐、釭終身矣！先大人寧不瞑目哉？不孝出家男薀上泣血稽顙。謹狀。

書不聞道人卷首

吾友聞公，蜀國英才，金川世裔。垂髮時與吾為莫逆交，潛心墳典，苦志空宗，祖道禪源深有所契。每勸余究二楞奧旨，余以事冗故不果志。後因風塵不偶，公從軍緬甸，余留永昌，此己亥事也。於是四年，中外隔越，魚鴻絕往，自期會無由矣！壬寅夏，余自迤西來會城，公亦隨師旋中土邂逅慈雲公，具僧相矣！悲欣交并感再世之奇逢，促膝談心述歷年之涉獵，亦世之希有事也。既而公任嵩山監院，接納四來，輔弼叢林，不忝楊岐。余因封先大人柩東歸故國，自此又數年，惟有臨風對月徒興故人之思耳！不意公之為人直

戇不事諂諛，以致慍於群小，遂一杖東行。時弘覺主人慕其才品，專人往聘，再辭不能，因充第一座，而又多方贊護，真不啻妙喜之於湛堂。余既以福海老人命，奉列祖真儀來滇，始知公為人妒，屢欲與雪之，公拒辭曰：「天地間人事物理固難齊也，方今君子道消小人道長，若與之物議，是自喪其德。」故余嘗有詩贈之，其略曰：「甘苦一朝叢席下，死生百折鑪錘邊。」其概見矣。今年春，公主弘覺席，聞余東歸乃作詩送余曰：「君言歸去我生愁，恨不相將朝夕游」云云，又足見眷戀之真摯也。余來曲靖會故人，堅留休夏。未幾，公又飄然卸弘覺而來相與，屏絕一切惟作游戲三昧，或歌詠自若、或言笑無忌、或酣臥街頭，觀市廛紛擾若此，真時流之所難測，然非於佛魔場取舍兩忘而孰能及此哉？試觀公之根器、公之肺肝、公之行履，俱超然物表迥脫塵埃，龍光可謂善知人者也。然公又豈假余言而彰之邪？蓋序其二十年交游之深情，與夫眾耳目之所共見聞者耳！至於蹈佛祖之閫域，行羅睺之密行，盡人物之性情，又非筆墨所能罄書矣！

書明教和尚仁孝章語示哲禪

秋霖初霽，晏坐鶉齋，砌蛩啾唧無休，籬菊淒然有慨。緩急擣西鄰之砧韻，斷續來遠岫之白雲，當此寧無風木餘恨之悲乎？於是披衣曳履散步空庭，擬將此語問天，祇徒增人喟歎。憑闌惆悵，頫首深思，孰能一言為我慰哉？既而復從几案寄意管城，錄先德之名言，申胸中之鄙積，示我禪人，爾其勉者。嗚呼！吾之字不足道也，先德之名言尠可得而聞也。

書劉千里居士入道因緣後

鑪鞴精工，天資稟異，故鍼芥相投，水乳相合。至於發大機、顯大用，誠末世之光明幢也，豈獨刮目於平陽大雄哉？

書徐侶蒼冊首

徐侶蒼，蘄之著姓者，受業於吾友舒子小康、漸鴻兩君，端人之徒也。沖齡明敏，性孝弟，能持中，不苟就取，深究老氏之道，尤媚孫子、黃石之學，蓋計然、子房流亞與！今日能善其身，他日則兼善天下矣！若中鋒鐵筆，金石奐采，墨瀋煙雲，綃縠儲秀，是借以養親資身者耳！豈侶蒼之學之志哉？故直書之以告夫諸同好者。

尊者贊跋

余既贊尊者像已，欲匈善書者書之。思未竟，而愚如楊居士至，余默訝曰：「豈事之濟與？」乃出贊質之。士讀已，欣為握管。而煙流雲浥光怪陸離，其古奧者如鍾鼎，奇峭者如岡巒。圓轉若明珠走盤，新豔似芙蓉出水。飄揚綽約，宛若仙子凌虛；莊重端嚴，直如寶王說法。甚矣哉！較之黃慎軒、蔣美若當並駕焉！若董玄宰固宜遜之耳！何則？董柔媚而偏鋒也。嗚呼！善人非親而善人同之。余欲舉其勝事，而楊子克成之，蓋其頫自相應也。敬願鬼神呵護，使是冊常歷人間，以至慈氏下生，則龍華之勝緣又自今日始矣！故跋之以為後日驗。

壽說，示嵩山副寺

世之稱壽，惟鶴算龜齡長生不老而已。然長生不老與夫鶴算龜齡，猶是有盡之壽，惟是忠孝誠信，言為百世師、行為天下法，則千秋萬世名垂不朽，始可謂之壽矣！然則何能與之相應邪？有家國者自有成規，姑置勿論。至若出家者，首則弘道、次則輔弼、又次則悲愍一切，三者如鼎之足缺一不可，然亦不離乎忠孝誠信也。

蓋弘道者，必也精研奧典，深究離微，然後出世為人，廣佛法、化內外，以致接納無虛，辨賢愚、明賞罰，臨眾妙密，不倦言辭，求衲子於老參之中、置不肖於三千里外，門庭昌大、叢林遠久，得不稱為壽與？

輔弼者，師資道合則盡其心力。事上也，忠誠順敬不事阿諛，薦賢去佞不避斧鉞，倘一言之匿愛與一事之偏執，則委曲挽回庶無缺限；使下也，寬容和悅，聲色不持，勸賞黜陟，怨親不擇，行之不軌、言之不當則再三慰諭，使感而服之，眾心悅豫，名播諸方，後世則之，得不稱為壽與？

悲愍一切者，敬老憐幼，矜孤恤寡，乃至一切血氣之屬，凡有楚痛，當展轉救護令脫苦難，力行之外更勸人行，久之則慈風永扇，三有霑濡，得不稱為壽與？

禪人住此有年矣！始奉藥石，繼充衣缽，今為嵩山副寺，凡所動止不失其儀，疏通上下井井有條，若之名似可附輔弼之側矣！茲因初度故書此與之。但如前所說，若亦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有能為者，有不能為者。不能為者當竭力為之，不能行者當努力行之，誠千古不磨之壽也，豈世之謂鶴算龜齡與夫長生不老而可比倫哉？若其勉諸！

字說

攝者，總持也。節者，符信也。又攝者，兼也、佐也。節者，操也、制也。大凡學者，能操制自能總持，能兼佐自能與諸賢聖而合符信也。而乃今知之乎？吾期汝總持諸佛妙門，毗贊法化，清操偉制，以待時節因緣建法幢而導利眾生，而其勉之可也。聖節當字攝生。

志量汪洋曰度；兩相扶合而不差曰符。度者，法也、則也；符者，輔信也、驗證也。若欲與諸聖合而不差，必具汪洋志量，而以輔信為本。倘到不疑之地，吾為汝驗之證之，或可為後昆法則矣！聖符宜字度生。

汝名寂念，念不必寂，克之攝之無不中，則所謂不怕念起，惟恐覺遲。欲得念念中則，莫若慎之於未萌。苟能慎之於未萌，則二六時中自然清淨，自無雜念紛擾矣！老子云：「治之於未亂，而當力行之。」

遜乃退己讓人，隱名避世；雪乃純一不染，能淨紛穢。大凡能退讓則性純謹、能隱避則紛穢淨，此老氏之不爭，吾佛之慈忍也。梅禪問字於余，因以「遜雪」字之，取其慈讓純淨而返聞妙香於自性之義耳！禪人勉乎哉！

涌泉老人哀詞(并序)

戊辰四月之丁巳日，維素禪人自姑蘇持涌泉老人訃至。讀已，舉身投地迷悶半晌。欲哭，則近乎俗態；欲不哭，忍見其法海舟沈人天眼滅寧無哀戚乎？爰設供挂真，作詞而哀之。詞曰：

慧日沈兮法流竭佛，火光寒兮人天震讋。金容掩彩兮趨入泥洹，浸假不仁兮奪我寶筏。憶昔初覲長松兮得侍巾缾，再省壽寧福海兮解衣磅礴。睹其至化無方兮如春在花，神機莫測兮若湯沃雪。復三際之精藍兮魔怨摧頹，分天童之法座兮佛祖敬悅。授七百年之神器兮起欲墜之綱宗，唱十三會之法言兮樹中興之豐碣。嗚呼！十六載兮魚雁稀，三千里兮音容隔。一朝訃至兮哭不成聲，寸心如焚兮淚眼流血。鬼神無知兮殲我哲人，七眾失依兮五內崩裂。謹炷香於爐兮冀老人其來，再拜瞻法真兮惟敬躅芳則佛事體性。

張公下火。「溫良儉讓，孝友恭誠，敦厚道於朱紫叢中，抱純樸於金玉隊裏，立身以德，教子多方，此公之脩身齊家，誠可謂千古法則也矣！一朝卸世，少長皆傷，斯時香薪堆積，如何助他火光三昧？」擲下火苣云：「烈燄光中趨步入，永證金剛不壞身。」

為碧水老僧封龕。「生本不生，滅亦非滅，幻盡覺圓，火風消歇。離相離名，維恍維惚，葉落歸根，濟已舍筏。佛性業緣，鏡花水月，咨爾亡僧，永保勿忽。」
起龕。「碧水老僧樊氏子，出家本為超生死，八十八載掉頭過，依舊不離生死裏。雖然，有箇不涉生死的碧水，汝等諸人還知麼？若也不知，且請大眾著力。」
下火。「識得去從何處，便知來向那方，翛然來去無繫，一朵白蓮火中。」
為按指和尚起骨。「大樹云摧，哲人云亡，此道寥寥，胡為不傷？者位尊師，自降生成道，以至接物利生，最初末後，令望清徽，茲不具述。即今靈骨歸山，如何是轉身一句？」遂以杖招云：「歸去來，歸去來，南山當面勢崔嵬，贏得四時風景別，清風滿袖月盈懷。」
入塔。「支撐法社賴高賢，豈料高賢倏棄捐？幸有一夔能纘緒，揭開千日照中天。恭惟按翁和尚誕生西楚，託質星沙，髫齔時敬禮浮屠，及成童樂聞至理，事母以孝稱，矢心不婚宦。破家散產於有明崇禎之年，蹴象蹋師於西峰師吼之室。淨桶邊解衣時，明洞山過水逢渠；孤崖處一機下，契高峰舊時行履。前後際斷，能所頓忘，三居精舍佛祖吞聲，一旦丘林煙霞樂志，此按和尚生平之行略也。報緣既盡，擦手歸真，故我鶴磯大士於闍維後，集三會法語剞劂流通，誠千古恆明之慧燈也。繼而泛湖湘、躡霜露告諸檀那，又得越塵、弘一贊勸其事，解生孫公、子英陳公及諸護法施財施地建此方墳，抑又百世不磨之光明幢也。庶按和尚端居此地坐斷十方，天人敬仰即不無，且如何是佛祖標幟一句？」驀指塔云：「會麼？層落落、影團團，千古萬古與人看。」
為朱汝南居士起棺。「霜摵摵向林楓，搖落枝頭萬點紅，此境分明親薦得，不勞彈指碎虛空。汝南居士生居帝胄，潛心道德之鄉；長歷兵戈，立身忠孝之域。家國破亡之後遯跡湖山，得失拋卻以來惟道自樂。年來學富身貧廛居大隱，雖疾病相侵呻吟伏枕，總歸定業了不關懷。及啟手足之時，絕無霑滯翛然長往，此三十餘年學禪訪道之效驗也。如今旛蓋排空親朋載道，畢竟如何是受用一句？」良久云：「蹋得故鄉田地穩，頭頭物物露全機。」
龍光禪師雞肋集終　　(板存嘉興府楞嚴寺經房)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